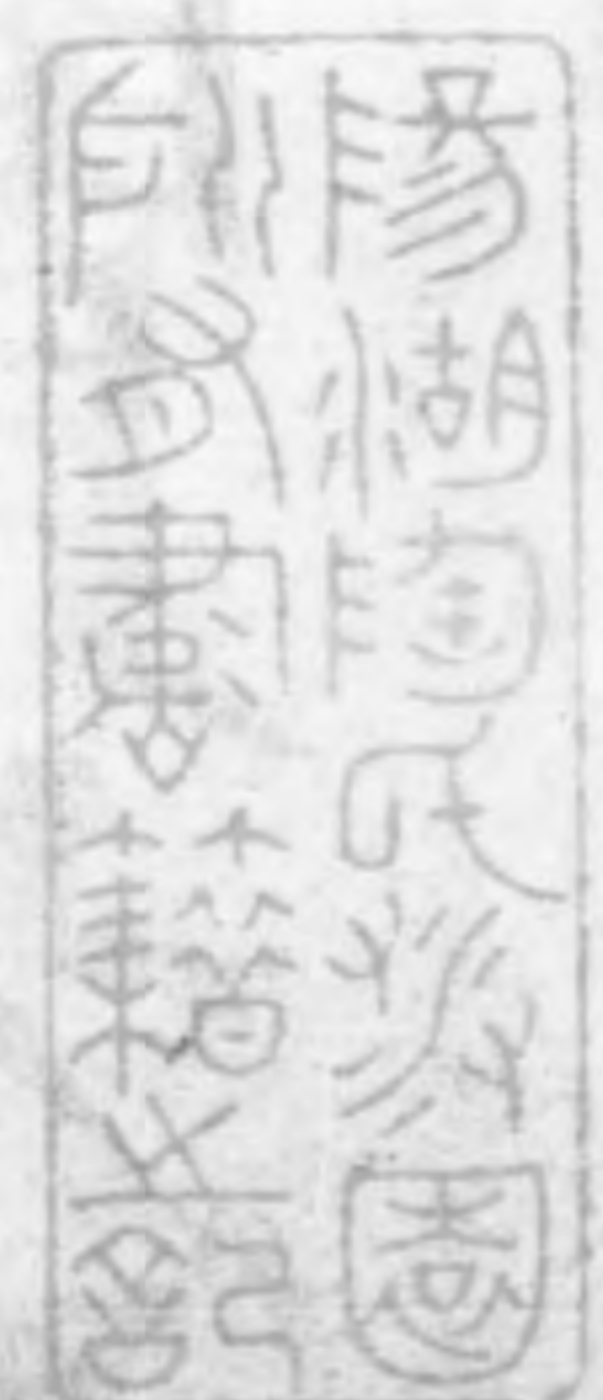


迪吉錄序



顏子光衷以五經得
雋。自制科以來未有
也。海內於是知有顏

光。衷。矣。所。知。者。不。過
曰。學。本。六。經。胸。富。五
車。才。敏。七。步。焉。已。耳。
不。知。其。心。則。聖。賢。之

心。其。學。則。性。命。之。學
也。窮。年。矻。矻。日。濫。以
繼。逞。開。來。爲。務。故。其
形。之。於。著。述。者。罔。非

淑世覺民之言。其書
粹行于閩漳者。已不
下千卷。撤闢之後。顏
子以其書數種進。予

遜謝不能及。歸而進
諸家大人。大人不勝
喜。相弁慶得士。暇嘗
遍閱群書。至迪吉錄。

則又躍朕大喜曰。此錄善惡具載。勸戒畢彰。人盡天下之人。而事該天下之事。讀之

而有不勃朕興。竦朕愬。避凶而趨吉者。非夫也。陸務觀有云。爲善自是。士人常分。區

區議報如市道。吾寔
耻之。光衷豈見不及
此。乃諄諄。臣報應爲
言。其所以破人之疑。

而鼓人之趨者。已具
在。七辨六祝中。無俟
予贅。先是家大人於
山居之暇。手輯古人

嘉言善行。臣爲家規。
業已成編。一見是書。
遂爲輟筆。即擬授梓。
適逢意外。事竟不果。

方今

聖明在御。百度振肅。朝
埜兢兢。惟恐失墜。朕
於本心之良。似覺未

曾喚醒。即使道。且德。
齊以禮。亦未可。旦夕
取效。不若以。吉凶之
說動之。庶幾易入。則

此書之行。不可以少
緩矣。工既竣。家大人
命疇爲之序。竊惟通
天地人曰儒。內聖外

王。之。學。皆。儒。者。分。內。
事。士。以。窮。通。分。途。而。
侈。談。性。命。者。遂。不。復。
究。心。經。濟。則。岐。而。二。

之。矣。無。惑。乎。天。下。無。
真。學。亦。無。善。治。上。厯。
聖。主。之。焦。勞。也。光。衷。應。
徵。入。太。學。杜。門。著。書。

有

祖訓廣義。天道管窺道。

統元集。太平葑諫等。

七種內而身心性命。

外而兵農禮樂刑政。

之類無不備載。擬獻

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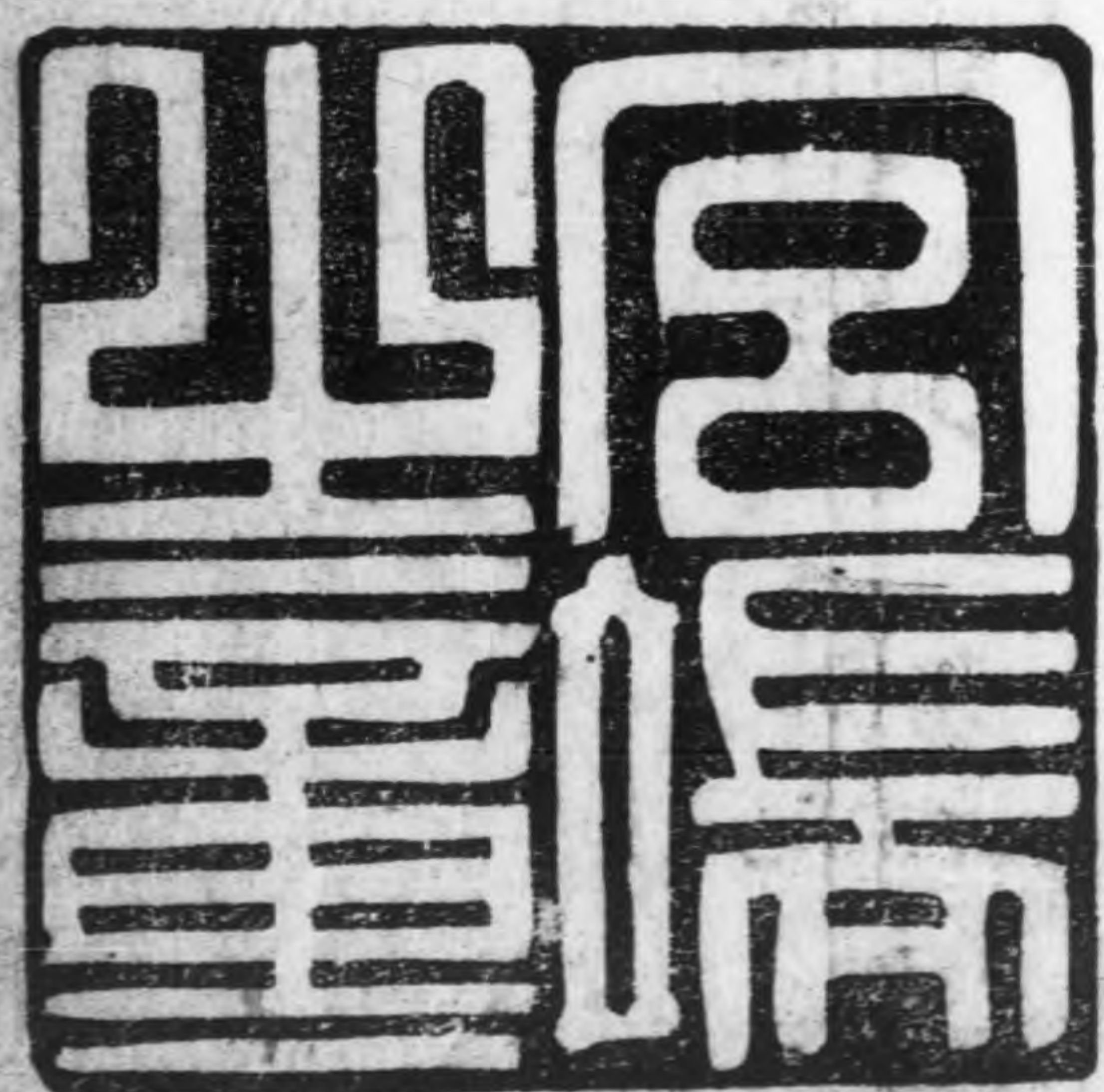
闕庭。恐觸忌諱。尚未敢

夙九
鏤行。近奉

明詔。將復賢良方正之
舊。則應薦舉之選者。
舍光衷其誰。不佞拭

目俟之矣

鹿城友生顧錫疇譔



迪吉錄自序

世界只此慈悲接引一脉

天帝以之提轉法界聖賢

仙佛以之超度群倫君相

以之長育萬品雷霆以之

彈壓妖氛閻羅大王以之
殛察幽冥吁嗟使世而頑
梗不霽則亦已矣若猶此
含生負氣中人則疾痛堪
憐顛連莫告身在九霄之

上者豈其無情是以或乘
運而龍飛或蟠泥而木鐸
或處幽而視明或用殺而
衛生或談上乘妙義或說
因果歸趣或爲法求賢展

轉溥度或分身顯化播弄
神通或直指或迂談或約
倫理之中或超有爲之法
或驅符役鬼或點金施藥
隨機應量無非抽着這個

使映滿天地間耳所以然
者人生在世倏忽蜉蝣百
種皆妄惟此愛根作業跟
隨生死萬劫不化其卑者
旣爲異類所轉沉墮所苦

自序三
千生萬死毒痛銷魂即有
英雄將相建大旗鼓而一
絲不斷百渴咸生陰陽得
而賊輪迴得而授劫火得
而焚所以道萬善易積一

我難捐究竟法門歸於罪
福雙遣赤條條光亮亮去
也或云旣已雙空何意度
人吁嘻是不然今夫人有
身而疾摩之痛搔之與夫

慈媪之鞠育乳哺心殫力
瘁不知也彼直動乎天機
而莫適爲使若然者何善
名何惡名二俱不立則一
長自在夫天地聖賢之化

天下生衆庶也亦若是則
已耳世界許濶粉身難度
是以席不暇煖而突不得
黔棲棲皇皇非爲人寰擔
當苦惱只圖自家快樂無

邊耳吾人依影而立爲忠
爲孝是爲大丹梯航到本
體現前細縕惻怛自然流
布即名到家雖然悟中悟
修中修無了無休假饒一

法勝似勲華衆生冤鬼猶
然消遣不得安得遍滿世
界百萬手眼以運量此事
也

宗璧居士顏茂猷題

目錄
宗鑑錄
卷一
宗鑑錄
卷一
宗鑑錄
卷一

也

顏氏

界百首

顏氏

宗鑑錄

然

去初

迪吉錄總目

一心普度兆世太平

分八卷

首卷

七辨

六祝

三破

一卷 官鑑一

多屬卿相

○ ○ 奏疏全活

○ ○ 熒惑主心

○ ○ 定策調和

迪吉錄

目錄

○ ○ 二心離間

○ ○ 薦賢

○ ○ 妬賢嫉能

○ ○ 和衷

○ ○ 黨同伐異

○ ○ 賊害忠良

○ 考試賄賂

心卷 官鑑二 多屬侍從

○ ○ 忘身體國

○ 權要橫溢

○ ○ 不忠

○ ○ 忘身忠直

○ ○ 阿附權貴

○ ○ 忘身救民

○ 希旨殺人

○ 忘身論

○ ○ 內官

普卷 官鑑三 多兵刑

○ ○ 仁將

○ ○ 戰將

○ 英雄守節跋扈

○ 通夷猾夏

○ ○ 居官全活

○ 酷虐

○ 修隙殺人

○ ○ 正罪伸冤

○ 居官枉濫

○ 立法嚴刻

○ ○ 知枉不辨

○ ○ 讒譖

度卷 官鑑四

○ ○ 吏治循良

○ ○ 廉潔

○ ○ 黷貨

○ 輕徭便民

○ ○ 典利

○○救荒

○不賑饑荒

○○家居懿範

○○公門修行枉害

○○當官功過格增

兆卷 公鑑一 多家政

○○孝弟

○不孝弟

○○大孝弟蓋愆

○○大不孝濟惡

○○孝弟論

○○慈教

○○琴瑟靜好

○負心離婚

○○不淫

○漁色宣淫

○資助嫁女

○廉婿

○寬下

○家政酷虐

○婢僕

○情冤

○家訓

世卷 公鑑二 多道術交游

○大度人

○僻學

○公善獎善

○口業變亂是非

○修道

○左道惑眾

○修禪

○好僧

○醫術種德

○黃白

○戲侮聖賢

○交情金玉

○負恩反覆

○機巧僥倖

太卷 公鑑三 多濟施

○小善厚積

○忍辱施濟

○救濟施予

○賑饑

○舟陸濟渡

○助喪拵幣

○虐尸

○廉財

○瞞心取財

○奢儉

○誘蕩

○唆謀訐訟

平卷 公鑑四 多殺業 附女鑑

○放生

○殺生

○○放生論

○劫殺私殺

○誤殺

○○草澤嘯聚

○○立命

○○功過格

○○女鑑

通吉錄目錄終

通吉錄卷之首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七辨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比於利矣曰固也順性命之理者莫如易然不曰趨吉避凶乎不曰以義理配禍福乎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聖人終日迎福君子終日懷刑衆人則懵懵懂懂福始福先而莫可何如也雖有聖人無不願其身顯榮其子孫昌盛奕世無疆

者。下隨鮑焦之徒。君子以爲苦而近於僻。故舜之大
孝。全在尊親養親。而其尊養顯親。全在德爲聖人。惟
德大。故福大而孝亦大。天自聖人出也。吾儕生初賦
子。既有定分。不能爲謀。所堪自種自收者。獨此方寸
地耳。若不猛爲致力。乃自比於傾覆天札。則安在於
天爲完人於親爲肖子乎。曰。若是。則孟子何爲斥之。
曰。孟子所顯斥者。富強之利也。至仁義之利。則屢談
之矣。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報之衡也。色貨同民。而可
以王恕之效也。至五十里之滕。抽展不得。慙莫施。

則又揣摩而聳之。曰。爲王者師。新子之國。其捍闔鼓
弄如此。猶恐其不動。而乃曰。仁義不謀其利。國貧亦
貧。削亦削。則孟子真迂濶非人情者哉。

曰。然則報信乎。曰。何不信人於天地間。一氣耳。一氣
在混茫之中。聲相聞。噓相屬也。景星慶雲。和氣所現。
雷斧鬼火。暴氣所鐘。稊之不爲黍也。稗之不爲稻也。
萬古而然。繇此言之。烏有不報者乎。

曰。然則其報之遲速何也。曰。偶也。人與人儔類錯而
處耳。然而言善事。或有朝發而夕聞者。或有累時而

後覺者貸券于人。責償於後。其所限之歲月日時有異焉。夫一代二代。至于三四五代。是亦天地償限之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而不觀夫田主之收成者乎。委土於佃。秋而課之。夫其朝種而暮穫也。非田主職也。以扶輿之大洪濛。上下無窮。無極而食報于百年之聞。其秋成不既速乎。

曰。然則有不報之善惡者何。曰。固也。世無百年之人。則冥司有未結之案。人無純善之局。則考較有那移之衡。是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

者矣。有隱德隱過。獨甚獨真。而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爲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爲不報也。樂厲之汰。其報在書。樂盈之死。其報在厲。顛之倒之。其變多矣。則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鬼誅。同歸一痛。而世不之知也。不之憶也。則又以爲不報也。何以明之。曰。以一殺衆。殺明之。殺人者死。身而既當之矣。若白起之坑四十萬。李林甫秦檜之毒流四海。亦僅以一生畢其寃乎哉。故殺者殺。殺殺者

罪有重於殺者也。今夫飛廉雷師，滕六封夷，與夫崩濤怒峯之要渺蛟龍罔象之翹奇，其神一變化皆非人間所能。而謂善惡之報，僅以一身一世，僅以凶害福澤，舍此別無爲也。又烏睹所謂不測者哉。

或曰：子不語怪，茲所稱說近于怪矣。曰：固也。土之怪曰犢羊，夫子言之矣。魑魅魍魎，著自禹鼎，則天下莫能逢焉。奇肱之飛車也，越裳之指南也，聖人盡怪也。一死一生一寐一起，萬物盡然，莫知其理。天下盡怪也。且所謂不語怪者，懼生民心且駭衆耳。今混沌鑿

矣。宣室齊諧雜俎之書，所在而起，孰不聞病而昧語，與二豎爲構者乎。又孰不聞死而復生，見冥間種種者乎。民怪于怪矣。一以義理配以神明，怪而後定，以怪止怪，君何詫焉。

或曰：然則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佳矣。有意爲善，是謂作之，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夫所惡于意者，爲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焉。修其大而重遺其細，持之勉而難要之純，故每忽不自持，不足以及合天。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退托不生，勸勤不

作則與行法俟命者何異亦何惡於意哉

或曰善惡之報信有之然導引而至於長生積德而

至於動天皆非常人所能曰是不然長生不死非常

也若百歲內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順

迪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

寔修寔踐獨不可以收庶常乎且如文字可以却虎

符咒可以治鬼不食牛之家可以辟瘟一些小事便

靈妙如此况念念積陰功時時行方便者哉今夫大

富貴之家其所從出皆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後子

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劒俠凌壁神

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即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

無患報矣

六祝

一起信心夫迪吉逆凶聖人已斷之矣而世乃指順

逆之少爽者懵然不信謂為善未必獲報為惡未必

蒙災是其心為何心哉且以此而語人是其語為何

語哉斷自己種子滅他人善根皆是之為也故不信

不積不積不信見此者正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

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以至言言信。事事信。而靡不歸於善也。古固有拜枯木而發葉食之。成道者矣。又有鑽石十九年而得穿。因之致仙者矣。夫枯木頑石。何靈之有。然心力勤。天將鑿焉。道將舍焉。又况爲善獲福。至德動天。乃理之常。而有不信者哉。信則勤。勤則積。積則福。小信小福。大信大福。疑信參半。而禍福或不驗也。則有高之者曰。君子言善惡耳。何必談報。吁。是固然矣。人果能悉心倫彞。盡力施濟。而家事孫子付之不理。否。若有着禍福根。則吐納清

虛之說。固不若喫飯也。且世自揣。何如聖人。聖人之語。人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其相語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聖人豈妄語。悞人者。而何必盡舉而空之。縱能空之。又空可得。聖人之體。而恐未盡聖人之用者。也。

一重傳流。此書善惡兩報。森然指掌。是上帝之神道。冥府之案牘也。官審已備。書筆之而已。故輯之者。不必有其名。不敢以善爲德也。市之者。不必求其贏。不
宜以善爲利也。書記所在。卽屬善緣。秘而不流。必有

延吉金 卷之六 六
天殃故能以此意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貴人及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刻印傳流廣布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掇令人耳而目之下及田夫閨媼牧豎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矣昔孫思邈刊醫書千金方書成平地仙去周筮爲人說太上感應篇脫饑饉死籍繇此言之公善之德豈有量哉

一願增補發揮古今善惡酬報者何限偶筆記取安能悉其大全同懷此意者或的然載籍或昭昭聞見

不妨摺入更加大筆挑剔微危躍人心耳一句讚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打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朗神理愈現助天闡教爲功厚矣孟子有云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愚於此篇亦云

一囑勤修夫爲善未有二三其念而得報者以一杯水救一輿薪遂謂善不必爲怠玩復生不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乎夫任世以善也而傳世亦以善棄世而轉世以善也而出世亦以善裴度之延其齡也曹惟思之躋其生也此任世法也禹稷之爲天子也子元

之斷其嗣也。此傳世法也。積穀千萬，權勢赫奕，而一旦付之無常之鬼，關節不通，功過對簿，惟有作業相隨。此棄世法也。却后爲蟒，王稍變牛，人身難得，自古患之。視其今作，以爲來受，又轉世法也。悟真詩云：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繇我亦繇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而上陽解之曰：欲修還丹，先積陰德。夫施與不求報，陰德也。積善無人知，陰德也。不迫人于險，陰德也。暗中作方便，陰德也。若修行人，自己陰德未克，鮮不爲外魔所攻。若能回思省疚，大忍辱。

精進則魔障化，陰德繇。此言之則，又出世法也。人縱不爲超度地，獨不爲生死地，爲子孫地乎。勘破此機者，最當喫力修持，勇猛不懈，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詔我，不敢孤負善緣。令異日願力既遂，又添一段公案也。則其有功於勸善不少哉。不然悠悠忽忽，日復一日，人生能得幾時待我，徐徐積累也。終受陰陽磨弄中而已矣。

一重養心。夫所謂善者，貴其誠也。誠之不至，則遇善不必行，行善不必果。雖有施濟汎汎，若視越人之肥。

瘠焉。固不能滿注也。又甚則有市之爲德者矣。又有邀之爲名者矣。此二念者。于善何居乎。管子有云。喜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于戈兵。而南華亦云。兵莫慘於志。而鑛錮爲下。繇此言之。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濟。而含和飲醇。固已捷若桴鼓。一施之德。豈有量哉。昔禹稷氏佐堯舜定天下。饑民而致飽之。水民而致居之。功德浩大。卒享天下數百年。而吾夫子以尼山布衣。一籌不展。空言何施。獨惟是老安少懷之心。勤懇至死。竟得與南面者爭功。繫德帝祀萬世。

則心之具萬法也。此意獨儀封人南宮适知之。其餘鮮不以道大興。嗟有窮致嘆矣。人但能涵養本原。沖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益滿虛空。界其福德。又烏可思議哉。此爲善之第一切務也。

一貴堅永。夫善有近報。有遠報。藜藿之質。朝種暮發。松柏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後獲千萬年之用。方有虞之未遇也。竭力耕作。流蕩易業。父母兄弟。

迫欲殺之。鰥身愁苦。靡所控告。幾不得比於庸夫。有周之未王也。至公劉太王時。且幾廢矣。而東馳西逐。地無卓錫。強敵侵陵。若壓狐鼠。幾不得比於庸諸侯。此其後何如也。今此時善根不固。悍焉憑陵。與母弟。敵人爲難。則大任不降。而八百不王矣。故積善而弱者。福之胎也。履險而貞者。德之辨也。風霜摧折之下。崩強猶昔。氣力自是不同。一發則翻天撞地。流播無疆矣。火矣夫。造物者之默以是勘破人也。

三破

破安不善者習心習見 三條

讀李登案

登十九宜狀元以應舉後過惡遲十年

降一甲累次如此遂至不第

見宣淫門

課士以十年其概也。科甲成否之大較也。使李登不聞神巫之言。則少年鄉舉。驕淫橫佚。自以爲福分止此耳。而旁觀者亦莫窺其微。遂疑天道不知大根器的人。有才有智。橫行過手。盡是結得好緣。天付之。將以救濟斯民也。使其人能用之善。何知不大富貴大壽考。既造惡業。所減已多。世第見其薄有福分。猶非

若非宿因則安有生而公侯生而殘疾貧乞者乎

知言錄 卷之十
十
低命所及便謂無報豈識生前帶來自饒分數乎薄福者之爲善亦然若泄泄不足動天雖鄉里好人旋轉幾何惟大力量大豪傑則自有翻騰手段不落尋常格式中矣

讀喻嬭案 喻氏生前不孝宜雷震而先斃再生三十年當結案以至孝哀籲獲免 見孝弟門

課衆以三十年其概也人生禍福之大限也而前業今受隨受隨脫其變幻不可知如此何怪世人之難悟乎况人生大善惡必自十五歲上方始造之如是

若極純極
大咫尺動

天固不在
此限

而又三十年則四十五年矣世徒見此四十五內之人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已嘖嘖不信果報及其天之既定則或不及見也即及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尋常事不及察其大迥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後起者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讀羅鞏冥責案

不孝門

曹惟思鬼朴案

枉濫門

及殺

生負財償債案

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

知之則當
聞一警百

又有實信
而口硬者

知之則當
時時提醒

受神責且以誠其至親聞之與人而衆習不解何也
曰此自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既不肯言
即父子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
轉傳數手即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
搪塞嗚呼冥報安得人人而顯之哉就其知者新猶
儆省數日之後精神愈狎物誘愈濃且漸放下矣辟
如士人畏考黜愛科第這大利害當時要如何憤發
久且忘之又如淫嬾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病豈不
千辛萬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

顯報習久而忘之畏談而置之瞞心而姑犯之此地
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

破阻善者習心習見 三條

讀公善獎善案 善何大乎與人同最大今世修善
之士有見一事則攘臂爭先者或用人而成或用我
而敗不解也有逢一緣則喋喋恐後者或嘿誘而勸
或瀆聽而疑不察也有見人喜名則求其忘名見人
修福則求其忘福而不知鼓舞之根或隨之而塞有
自入世則厭出世法自出世則厭入世法而不知接

福根名根

能所

見彼小者
我自小也
大海不擇
細流

護短心

引之機或乘之而隘。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便強
人做。彼寔鄙其小也。不知見大見小。隨人分量。即有
纖毫善根。祇可引不可沮。引之至於大善。為無量功。
即不能而堅之。護之善根。故在耳。又有自家偶乏。不
能共為。便破人做。不知人做我做。同歸一善。我若歡
欣讚嘆。便是助彼為善。不關財用事也。又有善從我
倡者。即樂從。人倡者。即不樂。此益大錯。總之起於有
我。有我之善。則不能成。大名矣。

如是者。皆知為之為。而不知不為之為也。

離事不

讀救濟案

有泄泄為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已。

奚必論事。不知憫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功。若
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昔有一妻一妾。而
處室者。夫與妻同眠。妻恨之曰。子雖身在此。心却在
彼。夫曰。然則吾願身在妾邊。心來汝處也。如何。吁。此
可為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施濟有
限。堯舜猶病者。况匹夫哉。夫限我。以不得為我。既謝
不為矣。乃我財分得為。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
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

真名理

二語道病

或曰救濟
安得比自
家衣食曰
請分衣食
外可乎

也。遂吝施已乎。夫立人達人未嘗不施濟。只顧分量
何如耳。安有顛者窘者日現乎前。而我之力又足以
拯之。徒以立達在念不務博眾為解哉。且我之衣食
奢淫等項據現施設不必顧前慮後。至於救濟直計
較人遠以不能遍及自解是終無行善時也。○又有
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為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
大錯。孟子嘗云孳孳為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
餓者于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顧。

極無理而今多如是說

日夕不倦。二者孰德。又使有二子於此。一子偶爾就
學。暫時即懈。一子專心致志不貴不休。二者孰幸。此
最現前之理而猶執偏漏如此甚矣。人之難悟也。

如是者。借口不為之為。而不知為之為也。

通套語

讀口業是非案。有一等人遇善輒沮。見人放生則
曰。人為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為重。見人施濟
則曰。窮親戚賑之為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
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因
其當厄事。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

言出何根
當自知之

通套語

三破

三

妬毀根

容有之然
程子云侍
即寧受百
人欺不可
使好賢之
志稍息

延吉金 卷之百
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又一等人遇善人輒責備或做某事必舉其所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為那事便佳何必爾爾夫人非堯舜誰能盡善極力克已尚有過差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不妨瑕瑜互救而必以是沮其向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情薄惡不可以善行他遇人為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話不則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不知善難逢世都是圭角未化情理未合內交要譽

惡聲之心未忘就中磨煉自有妙手自是退火進善機權夫子云慮以下人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也遽謂善不可為以術文之以武濟之得則為伯道失則遂有不可言者矣彼見神聖好生處都抹過刑殺處即取來藉口而不知其心之已化為嗜殺也故術不可不慎也凡此等人皆成人惡不成人美者也間有君子作此議論已是留小人之根矣
如此者已不為而又禁他人之為者也

破飾善小善及善惡兩掛善惡雙遣者習心習

硬舌

痴福

此名俵子
俱

有一等人明知善之當為自家亦儘去做及論果報則恐人以禍福目之抵死不肯認此等人為名根所護知自利而不知利他有一等專習持齋施經造像度人而于自家德行本來心術殊不照管此等人為福德所動知利他而不知自利又一人習聞道德仁義從而附之至一切嗜欲不能禁也則又從而庇之遮揜不得則明目恣談以自快其灑落破綻未露則展轉彌縫以膠投于意氣又甚則又以天地為大

此名猢猻
美

此皆托柳
下不知與
柳下正別

有心無才

有才無心

戲場視人世無真面目遇方與方遇員與員狗象所趨甘言泉涌以自托于宛轉靈妙此等人善惡雖無定面然總之成就一個惡德何也彼其心在媚世也欺世也玩世也又有沒力量的人恐笑罵而止善根彼不敢與眾爭勢也辟如貧兒愧人甘心餓死不惜性命又有沒巴臂的人逢橫逆而沮初心彼不敢與運爭畸也辟如良藥苦口即便諱疾未究藥力此等人名為物大我小不滿善根又有等人張設自是旁若無人救人救到底殺人殺見血酒色財氣明翻無理之案是

修福不修慧

福修慧不修

非毀譽時騁不經之辯此等人名為物小我大左袒
 惡業又有等人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
 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未流種
 毒者不知此之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又有等解忽
 趨蕩專談各理以有為為迹以德行為粗以不思善
 惡為奇恐慈悲之縛我則戒行精進不甚喫力覺玩
 好之親人則喜怒遊戲駕言自在此之謂菩薩口波
 旬心夢游清都極樂國而自身却在廁池上打盹也

首卷終

迪吉錄卷之一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官鑑一

奏疏全活之報

奏議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善力得無減乎不
 知善念滿時鬼神已知况行事祇施濟下民而奏
 議則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為善者已更難更
 難况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永賴其為福德寧

可計算。昔王安石祇議復肉刑。父子冥譴。見嚴林刻門

機只議緩賑。蜀一節。禍至滅門。見緩賑濟門馬默奏草

投海例。天賜男女。見全活門王僕射請貸飢民。神報相

位。見徭賦門禍福之應。其顯如此。言事及覆旨者。如何

若何。但實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為心。則宛轉虛

活。自有窾郤。擊邪扶正。定無虛憍。不然而左右手

輕重心。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於所執。亦自

實見得是。然已禍天下也。又不然而矜名矜氣。致

天子復諫。權貴褊衷。其於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

如張戢議新法太激。安石遂執拗不移。韓文及閣臣守誅宦官。議太堅致劉瑾等橫行皆激之。言也。

道猶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植邪黨。排正人。逢上意。希奧旨。則固不可言矣。

○○蘇綽奏施王道六條三世相國

綽于宇文泰時為行臺郎中。歲餘未之知也。僕射周

惠達薦之以為有王佐才。適泰游昆明池。問及漢故

事無對者。綽具言其詳。因與語造化治道。達且不厭

即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官。減冗員。置屯

田。以贍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

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俗吏不辦有此純乎王矣○其二敦

當五代兵難之時誰

奏疏門

識有此與
孟子言仁
義同功

寔見得春
生意思則
作語自刑

真宰相

教化言性隨化遷化于敦朴不欲化于澆偽宜去兵
 草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
 ○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
 游惰重農時而單劣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
 通也看似平平實當時切務純乎王矣 ○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
 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
 卽閭胥里正猶必擇人妙法能運動天下 ○其五恤獄訟謂
 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乎
 惟奸猾敗倫者必誅 ○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

檢舉吏胥也六條在凋弊瘡痍之中尤切窳會秦常
 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任得行其志了 綽性
 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為已責聖之任 博求賢俊共弘治
 道休休有容 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積勞成疾卒子威
 為隋宰相威子瓌瓌子頊為唐宰相俱名臣
 是寔寔用世的孟夫子也今雖飽熟經書揮霍
 長才能知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乃有此
 人

○○魏徵勸行仁義既効兩代傳芳

只二事已
救千萬人
矣

唐太宗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問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嘗諫點中男為兵，固執數四。上怒，召讓之，明辨得理，賜金甕。又嶺南酋長馮盎與諸酋相攻，或言其反，上欲擊之。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益兵不出，其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從之，盎即遣子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又嘗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未易格心。徵曰：不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化。

即今此等
邪說猶沁
人衷腸襲
人口吻

折得倒然
非聖君誰
能信之

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身致太平，豈非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安得而治之？妙妙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

使行之中
道而廢則
無功矣

二十九年。人外戶不閉。行不齋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又嘗上十漸疏。謂帝漸不克終。帝以疏列為屏幃。時時觀省。兼錄付史官。又賜黃金十斤。廐馬十疋。封鄭國公。拜相。謚文貞。圖繪凌煙閣。上思慕不置。自立石碑。至文宗時。孫魏謩復為相。令獻其祖文貞公笏。以比其棠。蓋思仰如此。宋神宗復錄魏徵狄仁傑子孫。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魏鄭公既以直諫震當時。而保全名流殊切。又

為三代而
後開个德
化樣子

見張玄素諫修宮。則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真所謂有技若已有者矣。當時太宗英武威嚴。喜怒易恣。而用兵武畧。尤所技癢。非得魏公仁義王道。敷陳覲切。鮮不以操切易慈祥者矣。壽一唐之國脉。興百代之教化。功何如哉。

○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致相

太宗時。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韋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問之。對以馬周具草。上立召之。未至。遣使督促。

求賢若渴真聖主

凡言必求
可聽如馬

周者可以
言矣
進賢亦有
榮施矣

數輩及謁見與語大悅除監察御史以韋何知人賜
絹三百匹尋以周為中書舍人岑文本常稱馬君論
事援引商確舉要刪煩自是心靈上過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遷
中書令帝嘗飛白賜之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股肱
之寄要在心力

一布衣而條陳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
節欣慕如此非存心救濟所致乎大畧熟練世
故欲致太平的人則詞理自別徒矜辨博才諳
者不能有此也○嘗記正德中尚書韓文具疏

只要實心
忠愛便自
有妙手妙
舌

有云詞不欲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弗竟也可
為奏疏之法又唐德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常
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
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
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得卿也又可得
進言論事之神矣

○呂夷簡請免農器稅以州守平章

宋真宗時農器有稅知濱州呂夷簡以河北邊境繇
賦煩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

言事豈無
大于此者
乎而見獨
于此中辨
相誠燭其
精心耳

相人之心
是大小相

法

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可謂一言利天下矣。時王旦為首相。王曾由三元擢官。致位中書舍人。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知州呂夷簡。當與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為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存心天下。真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帝崩。劉太后臨朝。遂擢居參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以太尉致仕。一紙書遂可卜終身事業。王文正固眼識過人。

而亦可為奏議全活者。挑剔一个隱現微機矣。夫心量所感通神矣哉。

○○○衛仲達疏諫工役塞其惡業。官至尚書。

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官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即書之。不待其犯也。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

惴惴然上
帝臨汝

言可不求
為可從哉

此諫稿也。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何益？官曰：朝廷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如是。將見乘此而獲度世矣。安得而攝君邪？奈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惡念被錄，陰司損福如此。惡何隱而可萌，善言無補而功力浩大如此。善何虛而可忽哉。

○○林鎬疏罷工役，塞其惡業。既死復甦。

鎬，莆田人，為工科給事中。詔開陝岱以通運，載奏罷其事。後以他事謫龍泉縣丞，中途傷寒，氣絕而身未

無此一疏
不知淪落
何所矣

冷，家人未敢棺殮。鎬瞑目間，見二鬼使，捽之至一朱門內。柳杻者不可勝數，見紫袍者云：著林鎬善惡評報。乃見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擲黃卷而去。善條重墮，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章也。侍吏還報，鎬伏地中，聞呼云：入獄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為誰，曰：此宋參政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難，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鐘聲乎？遂一捶至地，始

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朝廷生一事則民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
一切報罷所以爲聖相也一疏之力至于如此
况躬活數萬者乎

熒惑主心之報

主心一邪則百事皆謬天下之不得其死者多矣
若好戰若宴樂若刑法刻薄一中其毒禍延不解
導君者可不審殺人活人手段哉

○○李斯趙高導君佚樂慘刻皆夷三族

始皇并天下丞相李斯請焚書坑儒滅三代典章及
二世卽位問居尊安樂法則對以督責之術謂使百
姓莫必其命而後主嚴尊而所欲無不得又賈子云
趙高傳胡亥所教者非斬割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二世已謝
教主矣

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導之者非也。二人以學術殺天下多矣。後皆夷三族。

○晁錯啓帝更令變制。全家棄市。

錯父嘗責
錯削諸侯
疏骨肉遂
飲藥死吁
錯之死法
乃父知之
矣

景帝爲太子時。錯爲家令。峭直刻深。以智辯得幸。及帝卽位。爲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因請削六國。列侯宗室莫敢難。卒致六國反。共以誅錯爲名。袁盎間之。遂全家斬東市。

錯以削名
權景帝試

錯之削六國。忠謀也。然當時欲反者。獨吳耳。得其機會而制之。使兵革不起。生靈安堵。不亦善乎。遽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遂輕舉致寇禍。人家國如此。景帝提局殺吳太子。其質原非近厚者。以錯輔之。愈長其驚擊。雖然。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之請自錯
始

○王恢倡議開邊。不售自殺。誘虜入寇。而伏兵擊之。此武帝邊功之始。詳見邀功門

○桑弘羊言利取寵。坐事族誅。如算商車平準等法。並爲萬世之害。詳見興利門

○江充以告密中帝意。禍成巫蠱。

皆以攻訐
阿旨如此
欲無敗得
乎

充初為趙王客，得罪趙太子，亡詣闕告太子陰事。上悅，拜為直指使，督察貴戚近臣。遇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即詰奏之。太子謝不獲，帝益信用，威震京師。及上有疾，夢木人所擊，江充即奏言疾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遂云於太子宫，得木人最多，且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收捕斬之，罵曰：「趙虜，汝亂乃國父子不足，復亂吾父子邪？」後上知其情，并族滅江充家。

傾危之計，無施而可。况人父子間乎？况國本乎？充之狂狡，本欲圖廢立之勲而已，被赤族之慘矣。

○李世勣以立后阿上旨，災在後嗣。

唐高宗欲廢皇后，立武后，召羣臣於內殿。褚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官。既受顧託，當以死爭之。」李世勣稱疾不入。便要觀其變了遂良叩頭極諫，且曰：「武氏經事先

帝，眾所共知。上怒，令引出。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恣言以姐已褒姒為比，至恐宗廟不血食。上不納。是二人皆遠竄。遂良竟先死，詔斬韓瑗而亦先死，不及於難。他日李勣入見，上問

上意殆為
眾議所奪
矣一言敗
之其罪益
重

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執不可事當且已乎
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命李世
勣冊立武氏後武氏革唐世勣子敬業起兵致討敗
績族誅吁勣之立武欲迎上意長享富貴也竟以武
氏鋤其宗乎使勣推遂良為鋒而已收其利則上意
可回妖運可挽然已非純忠矣況人捨死而爭之我
搖舌而鼓之哉敬業之敗有天道焉

當時長孫無忌不助武后亦不立異同但以受
賜依違竟坐事死而遂良強諍者固無恙也就

謂死生為人力哉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等阿武后為酷虐

皆死酷利門

○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等希玄宗為陪克皆
誅典利門

○○徐湛之江湛等成伐魏之舉同及國難

五代宋時文帝欲伐魏徐湛之等勸之沈慶之諫曰
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六軍之威不
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帝使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畊

慎謀哉

湛輩得不
慚愧乎

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攻魏失利。死者萬餘人。魏主因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胡馬至此。朕之過也。魏破六州。殺掠無算。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為戲。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是誰為之殺人如麻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魏主宋主皆不克令終。而徐湛之江湛皆同為逆。劭所殺。蓋兵戈荼毒。不兩年中。構此大變。二湛雖死。

君難其亦非不幸哉。謀國者宜用為戒。

先閱史。見二湛勸伐之舉。至宋魏殺傷。令人掩卷。私謂此是死法。何以得活。及觀癸巳之變。殊覺不爽。請俟觀者。

○○李林甫楊釗等故奢淫之漸。悉坐謀逆。

玄宗在位久。浸侈。林甫用王鉷等。歲貢百億。貯於內庫。以供宴賜。且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也。又薦姚思義為進食使。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上意益豪。嘗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輦賜林甫。而楊釗亦

謂着君心
處便關着
天下

迎上意以聚斂驟遷一歲領十五餘使賜金紫當時
楊氏五家賜第京師并爲安祿山起宅但窮壯麗不
限才力皆二人成之也林甫死楊釗誣以謀反剖棺
暴尸而釗亦以從上入蜀軍士嗾其與虜謀反爭殺
之。

○○○王安石以僻學誤主絕其後

安石博學強辯卓行高談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爭
賢之獨仁宗以食釣餌一節燭知其奸神宗時韓維
呂公著力薦遂參大政以臯夔稷契自居雖富弼司

馬光諸賢未之覺也首急理財引周禮置泉府之官
以權制兼并謂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毅然行之猶
恐帝不決則言曰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不能無
敗況任事數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

異論所惑

便埋拒諫
飾非公案

帝意益堅于是青苗保甲保馬

免役均輸方田種種新法頒行天下初與諸賢相善
因爭新法不合皆肆其詆毀其子雱至云臬韓琦富
弼之首于市則新法行他可知矣以呂公著薦登大
位極言其美後極詆其惡喜同伐異執拘抗狠惟呂

李定不奔
喪鄧綰任

笑罵此等
人亦曲護
之豈非通
逃主哉

大聖主

放恣之極
直罵主上

好好聖天
子被安石
弄壞

惠卿論經義與合則亟引之葉祖洽以對策媚時宰
得大魁李定以譽新法便民拜御史鄧綰以褒安石
伊周得館職蓋一我見橫於中而是非中變矣以攻
者衆益傲狠縱誕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
之法不足守保任此三言而萬世之禍烈帝憂旱則
借各理
曰水旱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
細事朕正恐人事之未修耳今免役錢太重人情咨
怨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
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上覽

鄭俠流民圖罷新法即日大雨安石竟坐俠罪其侮
天驕妬如此帝復以彗星求直言語安石云民間殊
苦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
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而無之安石不悅退而屬
疾又韓維言保甲擾民至有截指斬腕以避丁者帝
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
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不可不畏也對曰爲治而
止任民情所願而已何必立君其賤民抗上如此山
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及應舉入京問以新政佃曰

可謂婉言

有此驕泰
安能絜矩

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反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殊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妙妙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賢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盡安石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司馬光求去位上曰安石善卿無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歐陽脩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

欲立蓋世
功名即此
是貪心矣
况乎殺人
以求之乎

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譽公著後亦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曷可信哉其拒諫妨賢又如此原其意蓋欲理財用兵平夏伐遼復漢唐故疆本以此中上肯而畏遼之大則先試之小夷於是王韶試熙河章惇試湖北熊平試瀘夷郭達試交趾皆能致勝然生事邀功殺人盈野已得不償失交人露布有云中國青苗等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遂陷邕城屠民五萬八千口誰之咎者一再伐夏則徐禧敗衄所得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死者六十

誤天下只一敗字

獨不念為青苗錢死者幾百萬為兵戈死者幾百萬乎

至權力已成而譽者

日至彼亦視天下果無如已者矣故斷斷無枝最喫緊也

父子媚嫉如此況他人乎

萬人至遼則我未及加而已先來求割地矣安石乃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遂割河東失地七百里為異日與兵之端至於通金伐遼二帝為虜皆安石始謀之作俑也罪重惡盈一子雋聰明才氣安石甚愛之發背早夭悲傷不自勝屢謝病求去帝益厭之乃罷政上失君寵下悲嗣絕所斥逐君子相繼柄用盡廢其法愧懼而死吁如安石者豈止執拘泥古其媚嫉貪功懷非敗國真宋室之罪人也仁宗所養仁賢被安石指擊殆盡所留元氣被

安石荼毒殆遍彼其初曷嘗不欲為名臣哉但取名太重遂至於矜學飾節護名大勝遂至好諛排直不盡滿朝為小人不止者而國事已不可為矣悲夫此根可不猛自斬斷

○蔡京蔡攸以紹述亂

徽宗親政蔡京始倡為紹述父兄之說帝賜坐訪問之復行新法籍元祐黨人禁錮其子孫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蔡攸權勢相竝浮薄者復間焉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京竟致仕又與童貫

等倡和開邊卒致邊釁乃竄蔡京于儋州行至潭州死竄蔡攸于雷州尋復誅子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遇赦不許遷移後死亡殆盡

綱元祐黨人子孫而已子孫乃嬰其禍何利而

爲此哉有張翬者蔡京延以教子一日問曰諸

生曾學走否對曰先生之教足容必恭翬曰不

朕天下被汝翁弄壞盜賊將至能走可以免患

諸子告京曰先生忽如此狂顛京曰是非汝所

知乃載酒私覲問計因薦楊時朕則奸人之敗

小人末路
盡有悔心
但無及耳
身其救之
于終何如
慎之于始

人國非不自知也私熾難捐勢重難釋無如何

耳子孫分配遠方而學走之言果驗

○○王黼朱勔等導君佚樂皆誅死

黼爲少宰與蔡攸俱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

秘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太平爲娛歲月幾何

徒自勞苦帝納之遂數微行其幸蔡京第也輕車小

輦共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酌

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紀實也又爲苑囿

象村居野店珍禽異獸動以數百日與黼等縱詐媿

今猶有此
等學術明
言無忌豈
不害人

一時豈不自慶得君哉

為戰守備而嚴伺其隙則善矣

利功心最害事

觀仲連料田單語則功豈佚樂所能成哉

褻無所不至凡奸臣必導君佚樂而後可弄權無忌耳用朱勔為花石使民間有一異草奇石則發屋取之毒遍生靈騷擾海內其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黼家民心嗟怨聚眾為盜又約金人夾攻遼蔡京童貫主之帝頗憚用兵王黼乃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遂決既滅遼金背初約要求不已王黼利功之速成許代租稅一百萬僅得六州空地其子女玉帛職官富民盡為金人掠去論復燕功加王黼太傅楚公蔡攸少師英公童貫徐豫公後竟致邊隙

王黼竄永州為盜所殺朱勔童貫皆後先誅死而逆黨盡焉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宋徽宗與唐玄宗若一轍而其時逢君之惡者報應亦槩可觀矣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若應兵制敵則不在此限當求可勝之理選將募材利器廣蓄出奇運變無浪戰為也

○高德儒誣奏祥瑞受顯戮

隋煬帝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百官皆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

見嘉祥稱朝散大夫後為西河郡丞太宗拔其城執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民大悅

隋煬之橫奏祥瑞不為加侈但設此心以諛誑君父為罪大矣朝散大夫直得一死否

○崔浩以左道戰爭事主夷其族

只被智術誤了

五代魏武時有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通陰陽之術自言嘗遇老子能辟穀輕身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至是獻書魏主人多未信浩獨師受其術且

太子智過崔浩

為將道家所忌何相戾也

上書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虫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詞旨奧妙帝欣然起道壇受符籙又奏作靜輪宮必欲高接天神經年不成太子諫曰天人道殊不可相接豈有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不聽浩多智習兵算無遺策勸魏主伐蠕蠕伐涼皆其決勝也當時封疆鼎立而邀功域外殺人多矣又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佛像其崇道詆釋各守私意非介然不惑也且不戒而殺則又甚矣明年以脩史夷族非不幸也

君相自有
度人之術

仙教不可謂無。但如賀蘭語真宗。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盡之矣。又陳搏答宋琪云。聖上有天日之表。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脩煉。無出于此。此兩人真大仙之言。

○新垣平以祠帝却日邀寵卒伏辜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親祀之。以平為上大夫。議封禪事。未果。平又令人持玉盃獻闕下。即先言曰。闕下有寶玉氣。已果然。盃刻曰。人主延壽。上悅。又言候日再

有此神通
不免一死

中。居傾之日。卻復中。於是以明年為元年。有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平。

人主百靈呵護。小神怪莫來請死也。

○少翁樂大託神仙旋被誅斬

武帝時。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死。能致見之。拜文成將軍。又勸上為臺室。置祭具。而致天神。歲餘。方益衰。乃為帛書。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誅之。後頗悔。其方不盡。有樂大見上。駭小方。鬪碁。碁能自擊。上方

乃復駕禍
于牛

得么小術
便開大口
如此折福
縱有道緣
亦敗矣

憂河決而作黃金不就。大詐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須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上拜大為五利將軍。佩玉印。平立受之。示不臣封侯尚主。貴震天下。使夜祠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然頗能使之。後竟坐誣罔。

○柳泌求長生翻成促壽

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李道古薦柳泌能合長生藥。召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

先騙一官

乃以泌三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藥成服之。多躁怒。暴崩中和殿。柳泌伏誅。李道古亦貶。

視薦馬周
何如哉

方士敢誑主上者。非無奇術。然如技之易窮。何且天地神明。自不容一狐質。假託大道。浪享富貴也。我朝如王臣李廣。李子龍等。皆以妖術獲誅。烏有能自脫哉。

定策調和倫理之報

嘗聞魯漆室女子倚柱而哭問其故曰吾憂君老
太子幼人曰此卿大夫之憂也曰魯國有變婦女
安所逃其難乎故不二心之臣托孤寄命大節莫
奪尤福天下之第一要緊者如伊尹之成太甲周
公之輔成王兩代命脉都是二人心精結成其世
德顯榮亦既隻千古矣至於父子兄弟關係非細
能爲帝王調和其間不至傷恩敗化亦所云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者也大臣扶持格君當以此爲首

務云

○○狄仁傑起房州之帝子德業冠世

武后草唐為周降封中宗為廬陵王以豫王旦為皇

嗣武三思日營求為太子格元輔等不從既為所害

未幾武后復問宰相無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

唐德比匈奴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

人廬陵王代之浹日至五萬欲繼統非廬陵不可后

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

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儆陛下乎且姑侄與母子

精神俱在

這裏故一針一血

寵臣亦用機權可謂無我之至

此節又好乃定立矣不然宮中恐不測

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侄為天子

而耐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

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為太

后言此最好后他日又問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

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太后由是召還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復召仁傑

與語仁傑敷陳苦口涕泣不止后乃令中宗出曰還

爾太子仁傑泣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

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遂定

位卒興唐祚仁傑封梁國公子孫襲蔭

仁傑之復唐祚初無奇法只是至誠惻怛敷對

明白使人主信而從之耳至舉子光嗣一節亦

好機權與左觸龍愛少子之意同見薦賢門

○○丙吉擁在獄之皇孫勲爵雙高

漢武帝時戾太子遭巫蠱事妻妾男女遇害皇曾孫

亦係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哀之擇謹厚女乳養

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令被係者皆殺

之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

以千萬人

乎使者還報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及昌

邑王廢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皇甫孫病

已者今十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霍

光從之宣帝既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

陳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為列侯丙吉臨當

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

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後為丞相

吉之有德不顯霍光專定策之功為之也淺夫

同輩猶有德色况立天子乎况封侯印乎大難大難

得此証佐尤妙

因識先知
定非奇術

于此能無缺望乎。夏侯勝明于洪範五行以理斷禍福。若合符契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李泌兩護國儲宰相元勳名籍神仙

肅宗即位靈武謀抗敵以次子建寧王倓才勇使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豈可使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天下艱難眾望在干主帥若建寧功成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乃將廣平有先事之慮既而建寧王為張良姊李輔國所譖賜死廣平懼謀去二

以此操縱
無不中窾
矣只是先
一著法

為人臣子
當知此義
可謂操心
危慮患深
矣

人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正法蓋時廣平王有大

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泌未有以為之地也及復長

安捷書至上喜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

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

臣榻臣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若不聽

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是直以朕為

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

辨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

轉折處字
字中緊

自是實事

中窳

情真氣和

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有功。但為宵小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嘗與臣言其冤。輒嗚咽流涕。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

妙在引一近事把心頭撞字字靈

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醜長子宏。立次子賢。賢內懼。作黃臺詞以動后心。其詞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然竟不免也。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于是廣平無恙。一言撥動天性賢於累積德宗時。復為相。郃國公主女蕭氏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氏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仁孝。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之。

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舒王為侄者。

太難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

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

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侄？舒王雖孝，陛下勿復

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聞此易悚，懼易動氣。

便下不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之。轉妙，若

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

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又妙臣老矣，

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侄為嗣，臣未得歆其祀。

此處少囁，不條暢而難入矣。

此轉甚活，甚順無些。

火氣軟氣，蓋緣置生死於度外者。

近事一照，精絕此處，若有神助。

也。太顯譬了，然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至此，使

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好緩得臣始

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鬆得好，令慚愧

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急陣了亦此陛下記昔在彭

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寔冤，肅宗性急，譖之

者眾耳。好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

天子左右。自家心事，別得輕鬆有味不幸今者為陛下相，又睹此

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尤及臨

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憂懼。中心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

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

不亡。難應對曰：臣方欲言之。甚捷承乾謀反，事狀顯白。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

年。其問無干，了是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

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畢竟此一願陛

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

知太子之無他也。改急怒片時若果有其迹，當令鞫

急攻不開
用鬆法妙
甚

妙不容言

實實

又抑倒讓
間種種

實又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
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又再鬆然寔是至開元
時，殺太子瑛，海內冤憤，又何足法乎！幸賴陛下語臣
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喚得上

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

下父子慈孝如初也。接得捷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

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樹忠于舒王太子危矣。周浹

累自家子
弟為帝王讒間者縮。上曰：具曉卿意。平復泌歸謂子弟曰：吾本

延古錄

卷之一

定策門

元

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寔無他也。泌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吾父子賴卿得全。方祈報德。不許。泌相三朝。封為鄴侯。天子以師友處之。幼時天樂來迎。身足暫騰。家人搗蒜厭之。乃止。每道引骨節。珊然後尸解去。為仙真。帝及諸王皆有著詠。談其得仙云。

○韓琦兩朝定策。世家相業。致位真人。

便有妙手

活捷

仁宗時。琦為相。帝春秋頗高。連失三王。適有疾。不御殿。中外惴惴。爭以立嗣固本為言。依違未行。琦乘間進言。懷孔光傳以進。曰。彼成帝中材之主。猶能早定大計。況聖主乎。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即力贊立之。英宗即位。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錯愕。痴立。莫知所措。少停須臾。琦中外傳矣。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何等識。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未有知者。

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密甚上既以驚疑得疾數

日疾平而疑未解每面壁卧不受藥蓋帝遇貂璫少

恩故多為讒間兩宮又外作飛語雖大臣亦心惑之

琦獨昌言曰豈有外朝不曾差一語而一入宮門便

得許多錯者時有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

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

何王耶難之以開后語既塞琦曰此語必有從來不

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曰舊嘗聞耳琦因從容

曰太后無親生兒女皇帝少鞠宮中皇后又是外甥

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說得巧又

謂太后曰大大王長且與照管太后含怒曰尚欲舊

窠中尋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得

胡思亂量勁些少間歐陽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

年仁孝之德聞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

扯得好甚打動今母子之間反不能相容耶后意稍和脩復

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

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好非

仁宗遺意誰肯聽從摹得勢動琦因言帝在宮中久先帝

此時希廢立功勳不易易耶忠臣義不為此耳便欲施設

好幫丁

妙甚

圖定策之功着肯如此說否

定策門

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矣后由此語塞纔立得定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宮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即眾人自照管慮于無形同列為縮頸流汗一日太后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即位皆太后恩不可不報願加意奉承便自無事上云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

琦于此真寄身不測之淵

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其間遂開卒難合矣

自焚而勸帝為正法

或恐臣子有不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可深言者耳

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不慈而能孝乃可稱耳上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一心調和自可信得兩宮過

時英廟已安太后無還政意琦乃先白英廟可一出祈雨令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容太后太后怒其不先白乃曰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天子出不可以不備儀琦曰些少事願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出

還政又用
二千架

守如處女
行如脫兔

陳壽五王
失脚處俱
在遲鈍露
機

宰相國寺京師之疑遂解此與仁傑備禮迎太子同機括太后猶未

還政琦乃取十事奉帝批決因上之太后太后事事

稱當琦因求去后曰相公何可去吾當居深宮耳每

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因言漢馬鄧之賢猶不免久貪

朝政太后能如此引古勝前代遠甚但不知何日撤

簾太后遽起琦即令捲簾撤坐既撤猶於屏內見太

后衣也時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

出空頭勅一道令同列簽趙槩難之歐陽修曰第簽

韓公必自有說分明使之琦坐政事堂召任守忠立

庭下責曰汝罪當死姑蘄州安置取勅填之即日押

行琦以為稍緩即生變也數項事得手先是后對大

臣泣訴帝事富弼亦以為然故琦勸撤簾等俱不敢

令弼預聞因時有言其專者初帝臥疾久琦問起居退遇神

宗出寢門琦曰願大王早晚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

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

駕急召神宗未至帝復手动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

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召之琦再決

大策以安社稷朝廷多故獨處危疑之衝或謂公所

先定得此
氣骨方可
存天下

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嘆曰是何言也
人臣當盡力事君生死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
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又言任事須辦一死其不死
命也故忠勇如此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形于色
養得此根定方能沉捷自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麤入細乃是
經綸好手又謂成事在膽蓋自許也琦封魏郡王子
忠彥繼相其屬孫勉以殺寵受冥責見公為紫府真
人云

琦嘗論王安石曰為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

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奏議只為一已而不為
天下也此可以得魏公之相道矣○又于近世
宰相獨取裴度然度當穆敬終始之際尚未能
正恐未是魏公敵手也

○田叔燒梁獄詞見賞擢官

漢景帝時弟梁王以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警蹕寵
公孫勝羊詭等求為漢嗣袁盎諫止其事乃陰刺殺
盎及他議臣天子意梁王為之逐賊果梁也遣田叔
捕詭勝王匿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

有安國之諫田叔始得復命是亦善處倫理者安國後為御史大夫漢次相也

兄弟之恩全母子之性亦得是向等太和

氣象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情、真、語、懇幸大王自改終不覺悟有如太后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令公孫勝羊詭自殺出之此可為扇

惑親王二心社稷之戒

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

患之田叔還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問梁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公孫勝羊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

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

罪到此乃知王位之樂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為

賢擢為魯相

使其時攫上之怒田叔能無死乎而竟以動兩宮之眷此非意所至也信理而已矣勝詭求為佐命元勳而竟殺其軀究來成就一个韓安國故知行險微倖莫足為也

○田千秋一言悟主封侯拜相

江充以巫蠱陷戾太子已而以巫蠱告訐者按驗多

妙只子父
兩字精神

說合與離
間者禍福
天壤

延吉金

卷之一

三

不實上頗知太子無他意然未顯然赦之也高寢郎
田千秋上書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
子誑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此
上乃大感悟召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我也公當遂為吾輔佐
立拜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

蘇文
曾奏

太子反者此可為
謀危國本之戒

乃作思子宮明年以田千秋為丞

相封富民侯千秋無材能文學及他闕閱以一言回
主意數月貴極人臣世未有也然武帝自此一悟省
功便民維漢家基業蓋從根本上一撥轉即依慈作
仁其功偉矣此佐治者以人倫為急也

史記

卷之一

定策門

三

二心社稷交構倫理之報

此立心不忠自為已地者也。而國本奕棋民庶之
 受其荼毒者多矣。故世之為此者非希寵則避禍。
 不則首鼠模稜坐觀成敗。謂此等心能欺天地神
 鬼乎。至于相謀相尤胥讒胥怨。在庶民家已為作
 慝。況帝王以孝友治天下者哉。交構之罪何可勝
 言。此道君所以感嘆于李綱。孝景所以致動于田
 叔也。

○○晉里克中立祈免竟至喪身

此時若挺
持不必伏
劔已定耻
稷矣

何其不敢
直諫而敢
于弑君也

晉獻公欲廢世子申生，憚其傅里克未敢發，使人探之。里克曰：「中立其免乎？稱疾不朝三旬，獻公遂定計立奚齊。獻公薨，公子夷吾賂秦，復與里克成議殺奚齊及公子卓，而立夷吾。是謂惠公。將殺里克以自解免，乃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遂伏劔而死。』

此使克能守正于廢立之際，則死忠可也。况未必死乎？中立所免，自謂智矣，而卒不免，且以弑君

成名獨何哉。

○○李斯依違廢立禍被三族

秦始皇崩于沙丘，惟少子胡亥在焉。宦趙高欲矯詔立之，乃見丞相李斯道意。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相，而君侯歸故里，明矣。胡亥慈仁，君侯審計定之，則富貴永保。」以利歆之大臣只此根最害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

斯乎斯乎
胡不亨定
策之勳

前懼歸故
里故委曲

太子而為書賜扶蘇及蒙恬，責其罪，皆自殺。已而胡亥酷虐慘刻，斯不敢諫，復阿其意說之，竟為趙高所

從邪今竟
思故里乎

誣謗下獄腰斬咸陽市顧謂子曰今欲與爾牽黃犬
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趙高尋為
子嬰所誅亦夷三族

為寵利故立一人而毒天下雖不以罪死然罪
已貫盈矣

○○傳遊藝成偽周之革命誣反被誅

武后臨朝稱制欲圖革命未發也侍御史傅遊藝揣
知之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為周賜皇帝
姓武氏太后可之赦天下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之

欲求佐命
竟成拚命

四時是懺
語

東坡食魚
謂直得一
死况四時
仕宦乎

中累次超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于
今年九月建議榮貴明年九月夢登湛露殿有告其
謀反者下獄自殺吁遊藝倡革唐祚罪以謀反則獄
詞至當期年為限則天網至近彼奸臣者胡不悟哉

○○王慶之覬援立之富貴丁時杖殺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廷臣多以不從坐罪奸人

年好景
亦沒有也

遂自謂
慶之復固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

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
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聞道洛陽
花似錦偏
我來時不
遇春

此為遊藝所誤而欲踵其榮耀者也豈知刀劍已臨頭乎凡奸人之行險視君子之死義安危相去無幾胡不死于節而死于賊試觀狄梁公之涕泣與唐竟終身富貴亦奚必回而求福哉

○黃珘倡議易儲僂身殃子

景泰時欲以見濟代憲廟為太子未發廣西土官黃珘庶出也殺其嫡弟黃瑠謀襲爵事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議陳循等覆奏從之憲廟就沂邸而見濟立珘以大赦原免復職

復職未幾而被黜則

景帝固知其奸也觀徐正之謫可見

尋被黜及皆伏誅

上皇復位珘飲藥死斲棺鞭尸子政等

珘欲以世襲貽子孫孰知其世斬乎快哉奸人

之求福而反得禍也且當時大臣休于利害啗

于美官而莫敢異辭即于忠肅猶自俛首就之

况陳循輩乎後來誅貶譴責亦已得不償失惟

李賢數人不預皆為名臣甚矣榮辱之際不可

不自恣然也

○陸完錢寧臧賢等私通外藩謫戍誅死

希非分之
福卒得非
意之禍

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王交善及為兵部尚書宸
濠喜曰護衛可得矣遂遺完書并輦載貨賄令與寵
幸錢寧及臧賢等布置遂准復護衛寧等又謀入寧
世子進香為援立計及寧王反陸完等俱下獄籍家
嘉靖初發陸完充軍餘皆死于獄

寧王荼毒江西皆二三子之所致也欲無死得
乎

○○長孫無忌成玄武門之兵卒殞非命
建成元吉日夜譖秦王於上上惑之長孫無忌房杜

能默制之
甚善不然
則此策猶
未失也

等勸秦王先發秦王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
知禍在旦夕欲俟其變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無
忌等固爭之于是定計伏兵玄武門射建成元吉殺
之當是時建成既已立矣又兄弟懿親雖以至仁伐
至不仁然躐血禁門推刃同氣為謀則太亟舉事亦
太暴矣卒之長孫為武后許敬宗所誣身死家破未
必非是之故也有唐開國氣運遂雜華夷無忌輩安
得不任其責哉

○○徐正構南城之隙竟以磔誅

長舌可憎

本以市恩
求寵豈料
明鏡燭奸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 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黜

為衛經歷復眷所請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

復辟械正至京引見悸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

也遂剛于市小膽乃敢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

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

息又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二人希旨冀望非常富貴遂至以臣子謀害君

父顛狂如此禍敗何道

○趙普構秦王廷美竟遭神譴

普只有此
負心一事
便來作對

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

清宮醮謝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

某開國功臣奈何冤對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

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

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當時

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

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

鬼神示人
俱在隱現
問一得自
心之神明
開發一番
便如面告

過

行此心安
得不招冤
對哉

太宗欲擅天下，則廷美之罪，希旨所成也。普固預金匱之盟者，至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此狙獠兩舌甚矣。德昭之死，元佐之狂，皆為是舉，尚得辭其咎哉。○普嘗上書太祖，極道皇弟之美，蓋揣太祖孝友，必傳太宗，故以是為內交地也。至太宗時，便作此離間伎倆，負心甚矣。特太宗為利所啗，并為是書所買，而不燭其奸耳。不然，已誤再誤之說，肝膽如見。且今日于廷美，非即前日于太宗哉。普非社稷臣明矣。

就得人中
爭分數得
百人之
得萬人之
人得天下
萬世之人
而仁量隨
之矣

權貴薦賢之報

是○第○一○陰○功○。孟子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故舜舉禹臯。平治天下。身食其報。周公吐握求賢。輔相太平。世爲顯諸侯。享天子禮樂。此其極也。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故二子世家于齊鄭焉。但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拂易起。勢均黨分。則嫌隙讒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非實心體國。斷斷無技。莫能當此者也。如鼎浚洛蜀之黨。且相傾軋。況

其下乎。能如是，已足為大聖大大聖矣。

○蕭何薦韓信為將，薦曹參為相，身居元勳累世侯封。

人但知何能薦信，試身當之，極難耳。

假使妬信之功，修參之怨，未必有此榮寵也。

韓信未顯時，亡去，何親追之，薦于漢高，築壇拜將，不虞其奪寵也。至信以功多封王，榮貴無二，而蕭何猶然故職，可謂恬讓矣。及韓信誅死，諸功臣皆殊禍，而何獨為宗臣，非其德量所致哉？何冲然不言功，而元勳卒歸之，是有天焉。又與曹參不相能，至病時，乃薦以為相，忘怨體國而參卒守其法不變，真純臣也。古

人此等處，皆後人極難耳。

○房杜容賢為國，身居元勳。

房玄齡為秦王記室時，每從行所至，收人物，致府幕引杜如晦為兵曹參軍，同心共政，諸將有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畢輸心力。登賢下不肖，不欲令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已有。絕媚忌，使卑賤人咸得自盡。唐太宗常稱玄齡曰：自吾得回而門下益親，文中子嘗稱如晦曰：異日得用於天下，如天然，則兩君之為人可識矣。玄齡爵邢國公，如晦爵蔡國公，並為宗相。元勳

道中元烈亦然

得回二語，光武常以此稱鄧禹，可見居元勳者用人為上。

羣臣無與為比

妙甚

按史稱房杜杜稷功而怪其所以致太平不少
 概見也。柳芳有云。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
 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戰而房杜讓其
 勞。持衆美效之君。使人由而不知。相道也。當時
 英賢比迹而擬功擬寵。卒不能駕其上。奚必露
 技馮人哉。○或疑房杜有不肖子孫。大壞門墻。
 此其子累之也。然究而觀之。亦有微議。太宗之
 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房啓之。杜決之也。預勸謀

惕龍原是
潛龍做成

太宗子孫
為武氏所
殺蓋亦有
其報焉

者長孫無忌。卽身不克。令終母。乃是為憾歟。蓋
 當時君父在上。太子已建。兄弟相夷。所傷寔多
 也。然房後有房瑄為相。杜後尤盛。杜佑杜棕。審
 言審權。相繼將相。至杜讓能復為忠臣。與唐終
 始云

○鄧禹舉賢任能為中興首功。歷代貴顯

禹事光武。無戰伐功。常居左右為謀臣。每諸將自遠
 至。禹察其忠力。可任使。輒輕身與交。驩。世祖任使諸
 將。常密訪禹。舉用各當其才。世祖欲定河北。舉吳漢

有此眼力
還宜有此
輕身

勇鷲智謀一往成功欲守河內舉寇恂文武備足卒
 勝其任其薦賢知人如此然一持節入關則為更始
 所困一戰澠池則為赤眉所敗將非所長也而卒居
 元勳子孫賢達濟濟蓋用人之與自用固不侔哉相
 臣宜以為法

○○郭子儀推賢讓能勲德貴壽無比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
 席飲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為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
 乃入謁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

此處雖然
豪傑不免
妙在善化

成臨淮一
生忠義盡
在汾陽涕
泣中

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

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以為節度副使分兵搗

賊于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既而

子儀為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光弼代將之士卒涕

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

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入其軍子儀處散地

不怨也明年河中朔方兩軍亂非新進諸將所能制

乃封子儀汾陽王為行營副元帥出鎮○代宗時闡

元振得幸自恣忌子儀功高譖搆百端遂解副元帥

如此居功
猶不免忌

功名之際
難哉

懷恩之功
比子儀何
如况其部
曲乎

觀張魏公
于岳武穆
則知此事
極難

延吉金 卷之一
節度使留京師光弼在淮潁畏讒不敢朝而子儀一
呼即至兩以部曲數千騎却回紇吐蕃數十萬衆有
僕固懷恩者鐵勒部酋也爲子儀將佐從征子儀以
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
帥寔總六師也後懷恩有異志迫帝出奔乃以子儀
代懷恩將朔方將士相謂曰吾從懷恩爲不義何面
目見汾陽王于是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衆
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按子儀舉光弼讓懷恩忘蓋世之功推僚屬之
賤共成國事如此迨後光弼擁兵不朝諸將不
復稟畏懷恩恃功作逆身死異鄉而子儀忠貞
獨著爲中書令二十四年號尚父八子七壻俱
列顯官年八十五而終華夷慕義寵樂冠世非
天祐致然乎○薦賢易容賢難方其薦光弼猶
可能也迨其節鉞代領讓副元帥之職不可能
也吁抑可謂純乎純矣

○王旦忘怨避德薦賢爲國寵榮冠世
且爲宰相守祖宗法度無所變帝久益信言無不從

存賢有樹
德心便是
媚嫉種子

此亦是妙
法

延吉金

緣無私心客氣

凡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常滿堂
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
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藉其名不復
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
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
俞允○又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
詣門不見意為人所毀托向敏中言之旦曰旦處安
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謂
敏中曰可惜張師德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

抑奔競

難甚

今人偏以爲厚

相道根原
此處說破

皇帝路見
不平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
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旦任事
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休休有容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
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是時寇準以大功故
相退位樞密意輕同列旦折節下之準嘗與三司使
林特忿爭帝謂旦曰準聞忿如疇昔旦曰準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
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
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此

延吉錄

卷之二

薦賢門

見

前之樞密
且所荐也
荐準適以
自罰至是
復荐

冒上所怒
尤難真好

資為國之
至

臣所以重準也。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言之無隱，益見忠直。上愈賢旦，會中書有事，送樞密違詔格者，準舉以奏。旦及僚屬皆受罪，已而樞密有文送中書，亦違詔格。左右欣然白旦，旦命送中書更之。準大慚，謝，準罷樞密。托人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也。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乃愧歎不可及。後寇準以僭侈被劾，旦以全家保其無罪。疾革，惟薦寇準，上難其剛直，旦

分明是恨王旦語

曰：他則臣所不知也。真所謂休休心好者矣。公知樞

密院五年，平章事十二年，為太平宗臣，勲業蓋世，寵幸無比。生子質為侍制，素為尚書，後來富貴不絕。

按短人者所以自長，危人者所以自固，而旦皆不然。然緣以取信于上，雖萊公之功，欽若之媚，莫能與爭寵也。非忠誠所致哉。

○狄仁傑廣植桃李，卒與唐祚為一代勲臣。

仁傑為宰相，武后命舉尚書郎一人，舉其子光嗣稱職。武后曰：「卿足繼祁奚矣。」有元行冲數規諫，謂仁傑

吳知者傑
之舉子動
武后之慈
也然亦當
才而任

曰公之門珍味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嘆曰吾藥
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其樂善如此已復薦張柬之
為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為名臣或謂之
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
也柬之等卒反周為唐時仁傑已沒矣推功所自出
贈司空追封梁國公官其子孫

向使仁傑不引用柬之等雖心切為唐人亦諒
其忠義而已安能勳耀天日名勒彝鼎如此哉
至宋時猶錄其子孫蓋流澤如此

何以得人
先自無能
所我見始

按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賢豪傑無不由此漢

問至此何所不問

高問人于監門卒得酈食其叔子房于韓相拔陳

平于亡虜汲汲求賢無須臾離也照烈三屈隆中

而天下已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

子產一遇程本于途即修幣定交若恐失之遇一

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

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

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

世士大夫祇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一二卑賤儒

實要度盡
天下便思
非一人所
能獨了而
好善機關
不覺湧出
矣

誣巖至此
難使聖君

不怒良相
不恨恨也

儘聖君語

為他胡談
遂罷了相
誰能不恨

紳奔求可厭一槩峻其門戶尊已凌人是烏足與
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功度世而
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使君相至于守令鄉紳莫
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
乎且自家善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

○○文彥博薦劾已臺諫勲壽雙高為四朝元老

仁宗時彥博為首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
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

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極難堪

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甚曰將遠竄介徐

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于謫帝召執

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

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

難堪

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蔡

襄恐禍不測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美德伏望

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介直聲動

天下以汙名染賢宰相而自家又後文彥博與富弼

切直聲他人當此何如哉

同相士夫相慶于朝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若是

編相

已自被貶
矣猶謂責
介太深

畢竟名恨
難去

御史蕭儀
爭遷都被
誅非原吉
此奏又不
免矣

身為相公
廉之寔是
輕薄

一時有一
特名理足

他人自
不敢請
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
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歷英神哲三宗位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封潞國公任將相五
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謙下接物尊德樂善
如恐不及壽九十二而卒

凡諫臣以訐直成名亦有不盡是處然真盛世
風也今世亦然居言路者雌黃似宜少裁但因
之而遠謂不足信啓人主殺諫臣之漸則事變

矣如彥博者真可師可法為國家不為一已也
嘗記永樂朝諫臣極論建都事與大臣跪立爭
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吉引咎力護諫官而
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久雖失計上猶寬
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小吁此真能保我子
孫黎民者又閣下李賢嘗議楊文貞為本朝巨
擘然以攻已者為輕薄必欲黜之視文潞公何
遠哉及自家為相以羅倫議已亦謫為提舉或
引彥博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

知一私橫
心百態頓
易

廷吾不可襲之也。吁嘻痛不由已。皆曰忍之。癢
切身上。直是難堪。故知潞公真不可及也。言官
知此。則宜順事。恕施。使言必可受。為國惜體。勿
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容。則自是不可少的。能
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為心。共商國是。求人輔
治為急。則倖入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為氣
燄所用者鮮矣。

妬賢嫉能之報

○燕相薛瑗媚嫉罪幾滅門

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于獄。餘皆盲聾啞。僂僂顛覆。公明子臯見而怜之。責曰。此皆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盡子之罪。瑗大驚求救。于是以赤松子中戒經授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

只一味妬賢便百般中傷。且絕百姓造福種子。

我心能心
慣習自然
有此

安得子臯
者振告一
世

知得人之
為至仁則

知妬賢之為大惡

不有此嫉

害孫子雖用他國遂

至如是寬對哉

至死猶恐他人成事

矣惡得無報

○龐涓則孫臏卒為孫臏所殺

臏與涓俱學兵法于鬼谷子。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至之。糜以官。尋借事刑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又禁不許出魏城。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為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于馬陵。臨夜。萬弩俱發。龐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魏兵大敗。

使涓能用臏則強在魏。而涓之功名完矣。百計毒謀。無如臏命何。卒以覆軍敗國。身既不免。辱及國儲。故知妬賢之人。真堪萬死也。

○李斯過韓非。尋為趙高所陷。

斯與非俱事荀卿。自知其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恨不獲見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其寵。譖之下獄。又以毒藥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為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識者以為好還。

尚是故舊情

方便

韓非不自量。猶望斯為

非為韓公子而欲用秦滅韓罪人也。然其為秦則忠矣。斯以爭寵之心殺能士，能無及乎。

○蕭望之怨殺韓延壽，身亦以譖死。

帝意怒延壽，則御史自然希旨，然望之可以救之。

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望之，在馮翊時亦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蓋延壽循吏，守潁川東郡，馮翊俱有惠政，教化大行。雖有微罪，議賢議功，赦之可也。以望之相怨，致膺重辟，失容賢之義矣。厥後望之為恭顯所奏，下獄自殺。元帝涕泣不食，恨殺賢傳而竟不罪恭顯。此雖讒小蔽明，亦若有司命者制其間乎。責備賢者，不得不自反矣。

○王允忌殺才士蔡邕，卒蹈其難。

蔡邕為董卓所薦，及卓誅，邕為驚嘆。允叱之，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赦之，使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

存此心尤不是

惡性至此亦經百鍊矣

極入人極涉世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譏訕吾黨豈卒死獄中日碑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既而允為卓部將所殺竟符其言

○李林甫百計妨賢斲棺削爵

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或陽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目送之林甫知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籍才上欲以尊公為之如憚遠行則當左遷絢懼自請降乃出為

華州刺史又帝問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甚厚可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挺之老疾宜授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叱久之其巧覆如此是時邊帥皆用名臣功著者往往入為宰相林甫欲杜其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胡人能盡死于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久任專制祿山遂亂天下皆出林甫固位之謀也每夜坐偃月堂思所以排擠勝已誅逐貴臣皇帝寵幸日隆卒死於位而明年即以通謀叛人剖棺斬尸

為相所享幾何而令天下荼毒殆遍

何不為其府用機械也

延吉金
卷之一
矣。非其罪也。然嫉賢士而用祿山卒，以叛逆詎非默定公案哉。

按記稱林甫仙官降凡，以為惡故，盡削其籍數。不取世牛畜，其報能止此哉。元和六年，惠州一娼震死，而脇下書云：李林甫毒害弄權，帝命震死，蓋其惡報不一。纍纍在記載中云。○又羣談採餘云：陸允誠割雞請客，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驚世而不食，事動杭州，吁亂天下者，冥報信難測哉。○楊國忠率意用舍，為軍士所殺。

國忠代林甫為相，強辯輕躁，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

恣威

選

人無問賢不肖，皆依資據闕，注官淹滯者，翕然稱之。

恣福

或勸進士張彖往謁，謂富貴立可圖。彖曰：人倚

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皎日出，得無失所恃乎。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軍憤于路，撲殺之。氷山之言果驗。

林甫死，使國忠能舉賢任能，以維持國勢。祿山未必敢反，即反必不濟也。乃以妨賢當之，又疑。

無此疑則
祿山未必

不作炎赫
庶無氷山

能陷都城
右相固無
恙也

哥舒翰謀已促師致敗蓋媚嫉不悛如此惜乎
從駕之士卒不及排擠致為所殺也

○盧多遜毀功嫉能全家遠竄

多遜為相每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勳而小子毀
之能無及乎吾得早死為幸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
普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
治之削官流崖州徙家屬于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
于道傍有逆旅姬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感然曰我
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

神明之巧
借此姬以
傳

為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
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終當南竄幸未死
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之蓋好還如此
多遜之父逆旅之姬其知天道矣

○丁謂譖貶寇準身死崖州

謂為準所拔未幾以奸佞見惡于準遂譖準貶為雷
州司戶又嘗與李迪忿爭同罷相明且復乞身請留
其貪位無恥如此初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
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以

謂之貶
亦非罪正

報復之巧

一番妙景
盡在雷州
道上

擅移皇陵亦連貶人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
又謂命宋綬責準詞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等語綬
不從及謂貶即以此為草詞朝論快之丁謂既竄崖
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境上謂求見拒絕
之準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蓋謂待準甚刻準待謂甚寬然自不能逃天網云

後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
遇于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
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

篇長短句亦画出此段精神

凡媚嫉之人與容賢之人爭差不遠只是我見為
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至到面前相處便有一
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仇隙故容遠賢易容近
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
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
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寔見他有不是處往昔
慕德已認為錯敬今朝嫉賢已覺為平心矣夫是
之謂寔不能容彼寔寔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

王淮于晦
庵張浚于
武穆知之
極矣竟成
怨疾

所盡得化人而用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忍辱。無名無相。赤條條挺身爲國。于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挂。方能爲子孫黎民造福也。○小人妨賢。只恐他攻擊我。傾代我却不知智謀。不敵造化。命裏敗時。用盡機關。無能爲也。若積久禍遲。覆國而身隨之。則可畏尤甚。林甫蔡京後來知之。却自無可奈何。起初只一念固寵事到頭來。騎虎之勢。不得下也。尚當慎之于始哉。

同寅和衷之報

是第一福澤善事。人臣所以不和者。都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滿。獨則無曜。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臯夔周召郭李韓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揜映于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駕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勉強

化到真無
處自能滿
虛空界

延言錄 卷之一
拋却忌根仍在恐有决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耳

○○舜時二十二人德讓聲滿天地治高千古

妙狂禹也禹受天下讓於臯陶則無不讓可知王陽明云禹不恥其不能稼穡稷不恥其不能教化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相與共成天下之事而止此可謂公之至也當時賢聖叠出如萬燈相映各成其采何必揜人見長哉

按禹之時則曰羣后德讓矣而舜之稱禹則曰

此雖至愚
可行而至
聖亦恐洗
此說不盡者
也

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矣宜必歉然退讓不敢言勞然禹爲舜言乃敘其荒度土功之勤苦艱食乃粒之偉績何哉彼其胸中已無技癢無傲根無我見能所視天下若不與視人技若已有則雖言功言勞用相規戒我何有焉化之盡也忘之極也禹讓德臯臯無一句酢禮乃自譽其謨曰朕言惠可底行而已舜以天下讓禹贊不容口而禹無一句頌聖其規儆于舜曰毋若丹朱傲而已聖人至此奚啻後世之家人

父子哉。故有忘名忘我之心。雖自稱功亦化也。若使胸中芥蒂。則雖譽人貶已。而詞色固觸人矣。一遇大便宜。大利害。固不勝其計較起矣。故同寅者。先自化其心體始。○但實欲與天地同量。致萬世太平。則其斬絕放下。必不在形迹間矣。程子云。將身放在天地萬物上。何等快活。

○晉范宣子等相讓國。霸身顯。

范宣子

魯襄十二年。晉侯治兵。縣上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

文王讓官讓路亦是這等充去

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請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數世賴之矣。

○鄭子產能用衆國強身韶

鄭有諸侯之事。裨諶等謀之。應對得宜。化弱爲強。當時不以爲衆人之力。而以爲子產之功。

○藺相如屈廉頗而功名益著

相如完璧歸趙。又廷叱秦王使擊缶。趙大振。于是相

實有此念
方得不然
柔奸終有
時忍不住
也

如位上卿在廉頗右頗曰吾見相如必廷辱之相如
每稱病不與爭列望見輒引避舍人皆以為恥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今雖驚
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兵趙者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仇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使當時相競誠未可知也一屈而醇德醉人廉
頗自服而後世之視相如不敢以氣俠之士當
之矣視角勝何如哉

今邊臣亦
有能者而
文法之吏
動議其後
功何由成

○陳平周勃交驩而社稷功高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燕居深念陸賈直入謂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天
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于是與周勃深
相結卒入北軍誅諸呂文帝立以平為丞相謝曰高
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乃讓勃
為右相後周勃以應對失旨謝病歸平專相

使平勃不交雖盡心竭智無能為矣若貌交心
險各圖已功得無訓注之禍哉陳平故陰士然

交權讓功可為後世法

○溫嶠陶侃同心赴難遂建偉績

蘇峻反遷晉成帝於石頭嶠邀陶侃共赴討賊侃以

害事

不預顧命為恨辭之嶠百計開諭侃感悟戎服登舟

晝夜而進既而與峻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于侃侃

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

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食奚為者

是有此志今事勢又無旋踵公若阻眾敗事義旗將

迴指于公矣侃乃分米餉嶠遂督戰斬峻餘眾大潰

論平賊功俱封拜有差嶠封公謚忠武

嶠之忠憤足以激侃而侃卒能平心共事故全

也令中塗相觭侃歸眾潰而賊乘之即不知死

所矣且天下謂侃為何如臣哉又安能為八州

鎮以功名終也

○李抱真交權王武俊遂破巨賊

河西四鎮連反抱真奉詔討之許恒州王武俊頗直

義遣賈林說之曰大夫宿著誠效登壇日拊膺自言

我本狗忠義天子不察至於此今上具悉之矣語使

觀李顯忠
邵宏淵及
荀林父
子之敗則
知和為貴
矣

只辦个忠
孝結成之
身自無不
可化也

天下豈無
有忠義人
不能自拔
者乎

開朗懇赤
動人

純是忠性
所發不顧
生死

無此性根
便不能忘
死也

佩忠中伏
逆武俊逆
裏藏忠爭
不多兒皆
賴有心人
挽而成之

者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獨不許朕改過乎此大夫轉禍為福之秋也武俊悅與抱真結約然猶貌事朱滔及奉天詔下武俊三鎮俱去王號而滔獨怙強說魏博田悅與共取大梁悅不從遂攻魏于是賈林復說武俊令與昭義帥李抱真連衡救魏武俊從之軍南宮東南抱真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此最易起釁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軍司馬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事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以聽朝命惟子勵將以雪仇耻亦惟子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

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衡而進滔與回紇出迎戰武俊遣五百騎伏桑林抱真列方鎮在後武俊自前薄之伏發夾擊滔軍大敗走范陽上表請罪而河北遂平

河北積梗多年矣武俊倏欵倏猜終未相信微抱真忘身殉國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滔之破無期也宜其世守澤潞為諸道最哉

○○趙鼎張浚同心濟世爵望益隆

鼎為相值金寇及劉豫來侵遂勸帝親征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鎮江帝次平江府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大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不沒人善浚即日赴江上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時兀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約戰世忠令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

禹浚之相得也以喻

樗其相失也以呂社

易曰遇元夫交孚厲

元咎

帝用鼎鼎用浚盡之矣

不信乃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始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餽道不通乃引師還劉豫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諸路自效皆朕用卿之力也又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佐朕中興可為宗社之幸鼎浚如此豈不交成其名哉明年同為左右僕射並將相而喻樗已慮其不合及浚出視師遣呂祉奏事誇大為鼎所抑而嫌隙成矣於是二人遞處遞去秦檜交誤其中天下事遂不可為而浚置永州鼎貶吉陽矣交和之美而相戾之害不較著矣哉

視落落晨
星何如哉

帝曰朕用卿之力。昂曰喻子才之功。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帝曰趙鼎真宰相。一時花草故是關熱氣象。

伐異爭功之報

雖有大機奇才只此便是私心。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容一樹私之人都榮享駿聲流萬禩哉。即幸而成終必覆。

何等和美

○上官桀與霍光同預顧命欲謀光反自賊

光女為桀子婦相親善每休沐出桀輒代入決事。桀子生女光外孫也甫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可。竟黃緣公主納之卒為皇后。由是桀與光爭權謂已為皇后祖而光乃外祖安得專制朝事。遂令人詐為

要納已女
時已辦此
根來夾

爭寵熱腸
不敗不休

立上官皇
后只為霍
外祖做無
窮事業

總是沾沾
這个

可思

燕王旦上書言光稱蹕擅調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奏之桀欲從中主其事昭帝年十四即知為詐辨折之上書者遂亡匿以後有譖光者帝怒欲加之罪桀等益屈遂為廢立之計事發族誅後來霍光廢昏立明皆賴此后

使桀不爭寵固為皇后外戚與光共享富貴也一圖擅權遂以喪身滅宗而大將軍聲益著小人亦何利為此哉

○鄧艾鍾會入蜀有功欲相傾卒俱覆

艾至成都漢後主出降時姜維在劔閣拒鍾會得帝

勅亦降初會聞帝降于艾甚恨得維大喜而艾在成

都頗自矜伐欲煮鹽興冶順流及吳司馬昭報不可

艾輒專命於是會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鍾

會獨統大眾威振西土遂與姜維謀據蜀為亂兵所

殺而艾亦死于綿竹西云初二子入蜀或問劉寔曰

鍾鄧克乎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

不答又鍾會問入蜀於王戎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

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蓋二子狼貪忌忮有識者已

窺其後矣

○牛僧孺壅李德裕維州之功坐是失位

僧孺素與德裕有隙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布示恩信

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

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為上偽名理宜以城

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

上極其慘酷僧孺殺之也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

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

尤僧孺害功失策遂罷為淮南節度使

欲快已心
便快虜心
不顧

果如此見
已迂況出
以私心

僧孺所忌者功高奪寵耳然使當時成其功至
德裕入相而止而已亦得首相優敘之寵矣今
也。不。然。期。年。牛。罷。李。相。則。茲。媚。嫉。者。乃。所。以。薦
李。而。自。劾。歟。可。恨。可。姍

○李訓鄭注欲私誅宦之勳身敗名滅

訓注本由宦官王守澄進唐文宗以其才辯可任與

謀誅宦官遂酖殺守澄葬于澧水鄭注因謀令內臣

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葬闔門斧之使無遺類李訓

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其功不若先期誅宦

小人不可倚只是此心害事

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御殿班定韓約奏左金吾廳
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視之訓等奏非真乃
命諸宦官往視之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
驚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擊宦者死傷十餘
人宦仇士良扶上升與決殿後果愚北出命禁兵討
賊殺吏卒千餘人民酷販其中者皆死只為私功一點害千萬人
命宰相王涯等皆論斬訓注滅門
盡殺不分黑白已乖天意訓注小人尤不足道
然可為專功之戒

○宋洛蜀朔三黨交攻而羣小得志

哲宗時司馬光改新法用正人而程頤在講院多用

為才○所使耳

古禮為蘇軾所戲侮二家門徒因之相攻遂有洛黨

程蘇蜀黨劉摯等之號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

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交相訾議于

是邪正混淆人主莫知倚仗至紹述說興而諸賢禁

錮屏迹矣頤編管涪州軾儋州矣

○呂大防與范純仁用人相觭而楊畏首叛

呂范蘇轍並相呂大防欲引用楊畏純仁言其奸大

范為呂蘇所忌故假

二字最不可有不能平心遂至禍世可悲可痛

畏以倚持
之孰知其
充叛已哉

密約助已
視王文正
之荐人不
知者何如
哉

內交要譽
惡聲便與
不忍人相
友

防曰君毋以為畏所彈故憾之乎轍即從旁誦彈文
然純仁寔不知也於是愕然失諍大防竟超遷楊畏
為禮部侍郎且密約其助已楊畏首叛大防倡言神
宗法宜紹述帝詢故臣孰可用即疏章惇呂惠卿等
帝深納之二月而呂大防蘇轍罷去將加重譴純仁
力救之轍始嘆曰公佛地中人也
純夫之去乃在呂蘇之后乎
按純仁可謂忠恕而二賢猶不能容持此以衡
人品安得不顛倒哉約助而得叛以私意用舍
其誤如此傳所謂好知惡惡知美天下鮮者也

伐異爭功之人即媚嫉之意行之同儕耳此只勝
心不除似無大惡然偏愛偏憎以私害公子孫黎
民之被禍眾矣漢黨人俱矜名惜節同心濟世然
標榜求名疾惡太激亦覺為伐異所使亦總是私
也觀其言曰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便可見當時
習尚此便非肫肫至念也中間陳太丘郭有道王
彥方自是妙人却留得些小生意

此集多小人害正者與妬微別亦不關相道然可互參耳

此近說鬼然世實有此司馬揚之大有史胆

月之姦醜眾矣黨人具年各散惟同心齊世然
心不利於無天惡然前愛前前以年等公于終家
外異年世之人唱厭世之意并之同濟耳此只翻

賊害忠良之報

○田蚡害竇嬰竟被鬼錄

嬰竇太后弟素忠直與灌夫厚善及武安侯田蚡為
相而嬰失勢灌夫又被酒罵坐得過田蚡蚡遂按灌
夫家居甚橫欲殺之嬰上書救護并與田蚡爭辨蚡
武帝母田太后弟也方得權太后庇之竟論殺灌夫
又以飛語中嬰亦坐棄市明年春蚡病專呼服謝罪
使巫視鬼者視之見竇嬰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均一外戚而蚡不如嬰多矣人誅鬼誅只爭三

月性命且害彼兩賢恐一世償債不了也

○袁盎譖黽錯尋中刺客

錯謀削六國為社稷忠慮雖行之無漸又欲使天下自將而已居守然其初意則在安國也盎與錯有隙因屏左右奏言六國所惡者獨錯耳誅錯兵必解天子信之遂朝服斬東市全家死焉盎尋為梁王刺客所殺錯死外藩盎亦死外藩可謂画樣矣

盎原明快之士梁遣刺客伺之譽者不容口客不忍行刺且戒之曰後來者數十輩也竟不免

按錯既誅吳兵終不解則盎分明是借事殺之耳又仙佛誌云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

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

處相尋後僧為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

一人面癰痛苦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

洗之既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

袁盎害黽錯乎曰識之曰子袁盎吾黽錯也子

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

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

得以害之今蒙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水不復

為冤矣于是洗之痛徹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

觀此則享
用過豐者
亦宜少省

此事何人不知必重言者亦為正氣生色

繇此言之孰謂讒害無其報哉

○ 呂蒙計陷關公不及封而就斃

此載在傳志中小子能言之操為漢賊以公之忠義力扼其吭使無東吳挾詐擣虛則功可成其初獻計者呂蒙也甫受寵宴則公攝其魂睜目叱詫出血而斃豈非天哉

○ 來俊臣誣罪李昭德與同時而刑死

武后時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惡之俊臣遂誣以謀反下獄因令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

罪盈時自作顛想

諸武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后不允吉頊曰

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酷從貪來贓賄如山冤冤塞路國之

巧在相看見

賊也何足惜哉乃與昭德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

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后知天下惡之

乃下制數其罪惡曰宜加赤族之誅以快蒼生之憤

士民相賀於路曰眠始得帖席矣

來俊臣酷虐罪惡已盈借李昭德一人以彰其

報耳

○ 秦檜害岳武穆受冥報

今武穆之神靈誰不知之人將為擒生平為岳死乎

世傳岳王顯聖殺秦檜者不一。然東窻商量事所謂擒虎容易放虎難。則紀載不可揜也。方岳侯獄成檜居東窻下。以瓜畫柑皮。如有所思。檜妻王氏曰。促虎易放虎難。老漢一何無決。檜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侯縊死。王氏無子。未幾亦死。有押衙何立者。檜差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帶枷備刑。楚毒難堪。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窻事發矣。押衙復命言其事。檜憂駭。皇皇數日亦死。何立後往山修行成地仙。

一大天下岳侯以身任之。其精神鬼力。儘貫千古。檜以私意害之。殺中國造福種子。地獄枷鎖。寧有了日。

○○馬順殺劉忠愍就顯戮

有一獄卒下手殺球。後聞其忠臣亦悚恨而歿。此卒勝馬順多矣。正統中。王振擅權。侍講劉球上言政柄不可下移。振怒欲死之。適編修董璘忤旨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同謀。即粹去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曰。汝阿王振害

依勢作威
美得慣手

此慘死奇
禍非真意
到

當美勞弊
生人肉時
亦知齷齪
痛苦否

病源

我我已得訴令鼠輩禍慘於我也。順不安日誦經懺

罪。及王振陷。駕北狩。振為虜殺死。討死邠王臨朝群

臣交言振惡。請族誅。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

王竑憤起。摔馬順首罵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禍延生

靈。今猶敢爾。真姦賊也。眾爭毆之。蹴踏搶裂。碎為肉

餅。血流庭中。禍真更酷振亦族滅。侄王山。齷殺于市。贈劉

球為學士。謚忠愍。二子鈇。鈇俱登進士。鈇至參政。鈇

至按察使。子孫科第不絕。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

一舫酷死而振順既慘于忠愍矣。乃死忠則天

昌其後如此。視子侄齷殺。何如何如。山豈預殺

劉者乎。何任報之酷也。

○石亨等害于忠肅皆伏誅。

景泰中。于謙有社稷功。獨建儲事。不甚力諍。石亨曹

吉祥徐有貞等既奪門迎駕。欲高其功。因誣謙迎立

外藩。殺之。有貞初亦猶豫。石亨曰。不殺謙。則今日之

事何名。遂決謙死時。太后不及知。後知之為。上

言謙匡輔之功。為人所誣。既久。上察迎立事。愈無

狀。屢詰亨吉祥等。及亨所薦尚書陳汝言以賊下獄

千公任滿
入京詩云
兩袖清風
朝天去免
得閻閻話
短長死后
竟以廉見
旌

賄物狼籍。上召大臣視之。變色曰。景泰間。任于謙
久且專。家無餘物。汝言何得賂之多耶。亨等俛首不
敢言。自是。上益悟。謙寬而惡。亨等未幾皆坐事。誅
之。有貞亦下獄。苦毒備至。卒謫金齒。為民。復謙官。諡
忠肅。廕子至應天府尹。婿朱驥亦為錦衣衛指揮。
景泰亨之害忠肅。欲高其功。豈期卒成其罪乎。總之

天道使然。

○○門達謀李賢袁彬不克身自謫戍

達為錦衣衛都指揮。有寵。遣較緝事。橫恣羅織。人莫

得被害之
原

敢言。以袁彬從。上北狩。李賢為首相。二人得于御
前。言事。謀排去之。乃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
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拏問。只要一個活袁彬

來頭不可
思議

還我既下獄。拷掠備至。欲置死罪。有漆匠楊暄憤然
為之不平。是誰遣來上疏論救。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

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勢熾益張達逼暄供李

門達志高

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陽應諾。問逐條事。窾皆言

氣揚把那
李閣下要

不知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對眾言之。達遂以聞曰。李賢

楊漆匠弄
入難堪然
作門指揮
對頭則甚
有趣

達知妬李
賢袁彬而
不知發之
者乃直也

智有所困
神有所不
及乎

易為小人
謀皆如此

令楊暄誣臣。臣不足惜。獨不畏陛下法乎。上命中

官會法司。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

他人。鬼神昭鑒。此寔門指揮教我扳指也。二十條窾

敷對甚悉。眾皆曰。門達為有罪矣。達失色。計沮。彬遂

輕調南京。暄亦得免。李賢乞致仕。不允。後言官劾達

欺罔。故殺諸大罪。下獄。謫戍煙瘴。袁彬召還原職。餞

送門達赴戍。寧不達卒死。謫所

暄一念公憤。不知所自來。一腔機智。不知所自

往。真奇絕事。氣殺門指揮。造謀造計。一場暴跳。

小人賊害君子。幸而得計。便謂死生在其手。不

知死于小人之手。亦寬對使然。非彼所能為也。

在被害之君子。祇償宿債。在害正之小人。則罪

業必重何也。造物責人。直專責其意耳。與一殺

機。冥譴隨之。辟如盜賊蛇蝎。固是生成害人。然

食人還為入食。自是彼一念殺根帶來。能革心

回慮。易暴行仁。則造業亦轉。如伏氣之蛇。歸順

之盜。自足奪胎。換形轉凶。襲吉也。若彼無寬對

之君子。任小人如何若何。終是死他不得。而小

受殺者甚
開而卒生
殺人者甚
忙而卒死
判官不恨
死只恨無
以復命做
大官耳

人枉設機關枉取罪過如含血吮空空空中不染
口自腥穢耳昔劉安世以忤章惇被貶惇必欲
死之陰令殺陳衍使者前使殺內侍陳衍于崖州者過梅脇
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又擢土豪為轉運
判官使殺之安世知其情已處置家事杜門待
命一夜寂如至早有敲門甚急者問之則曰判
官以疾馳勞驛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矣安世
獲免觀至此始信死生有命非人力也小人亦
枉了造謀造計矣

考試賂賄之報

○長洲學生員奚純獻賄中式禍親及身

弘治己酉歲長洲學生王絙應鄉試有投官鬻科名
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絙共曷之事
濱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
妻繼死妻之父復死身亦死覺而怪之見純不言夢
但托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

不知命也

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
式名次正如所夢絙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及妻

父相繼死，益異之。無何，純亦死。緼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

○○某縣尹賣三舉子天奪吉地，凋其家業。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爲岳父何方伯求葬墳。其姻某氏父亦知縣未葬，因薦仰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

求風水者
此可參閱

鬼神立心
如此吉地

不可倖得
如此

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未，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

勢家亦不
如是那裏
業報來

今之以吉地，罟陷人，致爭訟者，豈少哉！往往破家取禍，皆天奪其鑿也。

延吉錄卷之一 終

東亞版古天海其終也

今之只吉也日則入海平公海海也

至今其矣

其卷夫其人口

思也

其

其

其



程